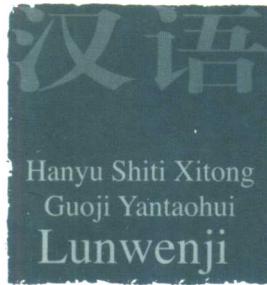


汉语时体系统  
国际研讨会  
论文集

竟成 主编



# 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

竟成主编

百家出版社

### 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/竟成主编.一上  
海:百家出版社,2004.3  
ISBN 7-80703-038-0

I. 汉... II. 竟... III. 汉语—语法—国际学术  
会议—文集 IV. H1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8942 号

**书 名** 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

**主 编** 竟 成

**责任编辑** 胡国友

**封面设计** 梁业礼

**出版发行** 百家出版社(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)

**经 销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850×1168 毫米 1/32

**印 张** 9

**字 数** 220 000

**版 次**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**印 次**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1—1000 册

**ISBN** 7-80703-038-0/H·6

**定 价** 28.00 元

## 代 前 言

首先,请允许我热烈祝贺“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”的胜利召开。

有关“时体”的种种说法,原都来自印欧语。汉语当然有有关时体的概念,但由于汉语没有形态,或者说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,汉语有关时体的概念及其表达法跟印欧语并不相同。汉语的时体系统到底是怎么样的?跟印欧语有什么相同之处,有什么不同之处?汉语的时体究竟通过什么手段来表达的?汉语方言纷繁,各方言在时体表达上又各有什么特点?对于汉语的时体问题,虽然以往已有一些学者作过一些研究,提出过一些看法,但总的来说,研究尚不深入,很不系统,更未形成一种完整的有关汉语时体的系统理论。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开发、探讨的研究领域。我相信,你们组织、举办这次国际研讨会,肯定会在上述诸方面获得可喜的成果。我对汉语时体没有什么研究,很想参加这次研讨会向大家学习,可惜我要去澳大利亚访问,不能参加这次研讨会,失去了吸取新知的机会,深感遗憾,只好日后阅读各位的论文了。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。

北京大学 陆俭明  
2003年2月10日

## 目 录

代前言.....	陆俭明(1)
汉语时间原理论纲.....	竞 成(1)
汉语四层级的体貌系统.....	陈前瑞(13)
汉语的时体系统和完成体“了”的语义分析.....	戴耀晶(29)
汉语时体表现的特点及其研究方法.....	金立鑫(54)
助词“了”的形式和语义分析.....	杨 宁(67)
“了”：从完整体标记到时标记 .....	林 璋(86)
“了”的分布、隐现条件及其理据 .....	陈 忠(103)
中国語の前動詞節中の“了”について .....	劉勳寧(134)
从“了”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.....	潘文国(139)
先时、同时、后时时间副词与动词的类.....	马庆株 王红斌(154)
汉语的领有动词与完成体的表达.....	石毓智(172)
元代汉语的时体系统.....	余志鸿(193)
“界变”论.....	张 黎(221)
——关于现代汉语“了”及其相关现象	
动词重叠和时量.....	左思民(236)
对“了”的一点私见.....	王学群(252)
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述要.....	张旺熹(272)
出版后记.....	竞 成(280)

# 汉语时间原理论纲

上海外国语大学 竟 成

1. 时间是世界存在的方式。时间系统是人类语言最核心的内容之一。

1.1 人类语言时间原理包含两个方面：语言时间模型和语言时间系统。语言时间模型(model)是跨语言的、逻辑的、整齐的，属于客观世界；语言时间系统是对时间模型的表达(modeling)，不同语言各有特点，它是观念的、不整齐的，属于主观世界、语言世界。

既然时间模型是跨语言的(“最小公倍数”性质)，那么某个特定的语言就不可能具备模型上所有的时间特性。反过来说，任何一种语言，它的时间系统都可以在时间模型上得到解释。

时间模型和时间系统都是多元素有层次地组合起来协同运作的，时间问题的复杂性由此而来。

汉语时间原理包含两个部分：语言时间模型和汉语时间系统。

1.2 提出时间原理二元结构的假设，有助于重新认识一些概念。比如郭锐(1997)提出汉语谓词性成分有两种外在时间类型——过程和非过程，并认为前者是放入时间流观察的结果，后者则没有放入时间流。其实这跟汉语时间系统的表达有关。从原理上讲，任何事件都不可能没有时间特性。所谓“非过程”的时间特性，在时间模型上表示得很清楚。

又如情状类的研究，Vendler 和陈平都是在时间模型上操

作的,所以“虽然同各类情状相对应的语法形式表现在具体语言中各有不同,类似的情状分类本身确实具有一个超越语言个性特征的逻辑基础”(陈平,1988)。

戴耀晶(1997)提出,情状至少有动词和句子两个层面,相互之间为“体现”和“被体现”的关系。他的意见恰好体现了时间模型和时间系统的对立关系。

我们(竟成,1996)曾经提出,所谓“时间三元系统”是有层次的,“时相”在上位,“时态”和“时制”在下位,原因就在于人们所讨论的时相结构乃是对时间模型的一种简化处理,至于“时态”和“时制”研究,通常都要结合具体语言进行。

总起来看,汉语学界对汉语时间系统(尤其是时体问题)的研究相当深入,对时间模型则较少关心。马庆株(1981),陈平(1988),郭锐(1995,1997),戴耀晶(1997),石毓智(2000)以及其他许多学者所做的出色研究,对我们建立时间模型很有启发,很有帮助。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在建模。

语言时间问题是太复杂。建模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模型上进行对比、归纳、假设、演绎、分析、判断、综合,以此为基础探索汉语时间系统更加方便。

1.3 我们对语言时间原理的理解,是主客观对立的“两个世界”。如果像部分学者那样再加上人对时间系统的认知过程,就似乎正好可以跟波普尔的“三个世界”(物理世界、主观精神世界、客观知识世界)理论对应起来。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样做,原因在于我们认为就像世界2和世界3的界限难以划分一样,认知过程和时间系统(知识)也是纠葛不清的。

## 2. 人类语言时间模型结构如下:

2.1 不涉及具体事件(或“涉及世界事件总和”)的时间概念,可以称为“绝对时”:

两分:已然,未然。

### 三分：过去，现在，将来〔图 A〕。

时间是宇宙的存在方式。世界万物都在运动，由此构成时间流。时间流是一维的。在时间流上任意截取一点（参照时间 R），就可与“来自”和“将往”构成“已然”和“未然”。再进一步细分，以 R 本身为“现在（当时）”，R 之前为“过去”，R 之后为“将来”。通常称之为“三时”。任何事件都必然发生在“三时”，即时间流或时间轴上。

从语言表达来讲，对三时概念的表达，可能用词汇手段，也可能用语法形式。若用后者表示，即构成语法上的“时”。不过现在人们一般习惯所说的“时”，并不只限于语法时（譬如说汉语也有三时之分）。欧洲很多语言（如英语、俄语）用内部屈折形式表示“现在时”和“过去时”，“将来时”则需要一个附加的助（动）词。所以推测，语法上“过去时”和“现在时”的对立出现较早，“将来时”出现较晚。换言之，“将来时”蕴涵“现在时”和“过去时”。现代汉语有同样的倾向。

## 2.2 结合具体事件的时间分析

### 2.2.1 事件的时量特性

一个事件发生一次，在时间轴上占一段距离，此为“时段”。“时段”特例是“时点”。

一个事件连续发生，在时轴上占一段距离（时段），就成为“时频”。

### 2.2.2 事件的时间结构

#### 2.2.2.1 单一事件的内部时间结构分析〔图 B, B1〕

2.2.2.1.1 通常，一个完整的事件既有起点又有终点。图中以时间轴上一个圆圈表示事件。在这个时间轴上可以切分出很多点，分别有不同的时间含义。观察方式有二：

第一，着眼于独立的切分点。可以得到：

X 为事件动作起始点，代表“起始”；

Y 为事件动作终止点,代表“完成”;  
 X、Y 可以重合,此时“起始”和“完成”重合,是为“瞬时”;  
 X(不含 Y)向左为“未实现”;  
 X(含 Y)向右,直到 Y 点为“实现”;  
 Y(不含 Y)向左为“未完成”;  
 (含 Y) 向右为“完成”;  
 “实现”和“完成”在 Y 点交会。  
 X 到 Y 之间任意一段,不包括 X 和 Y 自身,动态为“进行”,静态为“持续”。

x1 为“将行”;  
 y1 为“近完成”。

以上种种,均包含有至少一个“点”。不含“点”的情况称为“泛时”,即 B1。B1 是 B 的特例,此时无起点 X 和终点 Y。

从语言表达来讲,以上这些时间含义若是用专门的语法形式表示,就称为“体”。

#### 2.2.2.1.2 单一事件的外部时间结构分析

外部时间结构与内部时间结构的区别是清楚的:前者把事件当作一个整体(时间轴上表现为一个点,不管 X—Y 之间有多长距离,抑或已然重合),并不考虑其内部过程;而后者正相反,是将时间轴上的一个片段加以解剖,对内部过程细细解析。所以二者又分别被称为“完整体”和“非完整体”。

一个完整的事件必定是事实上或意念上已经“实现”的。其属性无非两种可能:

(1) 事件具有“及后性”。所谓及后性,指的是该事件虽然完成,但造成了某种状态、结果、形势、变化,使得事件前后的情况形成对比(也可表述为“事件有开放性”,对事后造成影响)。此为“实现-及后”。

(2) 不具有“及后性”。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,具有“终止性”。

即为“实现-终止(不及后)”。

“及后性”和“终止性”是一对重要的概念,非常值得重视。

### 2.2.2.2 双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分析

#### 2.2.2.2.1 E1 和 E2(即 R)的先后关系—“关系时”

E,S,R 三者关系比较清晰。R 的角色常常由 A,E 充当。

关于 Hans Reichenbach E-S-R 三分的普遍性和局限性,李向农(1997)有简单明了的很好的说明。

#### 2.2.2.2.2 E1 和 E2 的语义关系

(1) 分离 [图 C]。有两种情形:

(A) E1 有及后性: E1 未终止,延续至 E2;或者 E1 造成的情况对 E2 有影响。

(B) E1 无及后性: E1 是孤立的事件。

(2) 相接。有四种情形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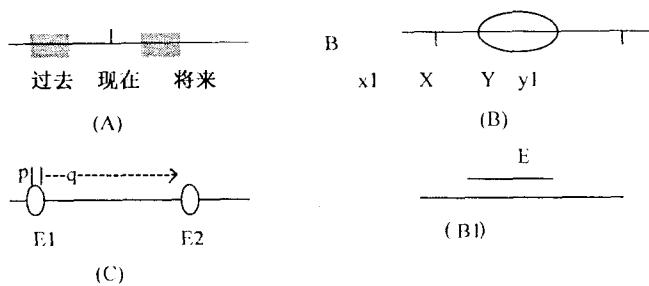
(A) E1 和 E2 前主后次—接续

(B) E1 和 E2 前次后主—伴随

(C) E1 和 E2 无主次之分—连续(连动)

(D) E1 和 E2 同质—重叠

图示如下:



### 3. 对时间模型和时间系统的若干讨论

#### 3.1 关于“三时”

现代汉语中“已然”和“未然”的对立重于“三时”对立。

### 3.2 关于“时相”和“情状”

3.2.1 “情状”类型是根据句子的时相结构的特点划分出来的(陈平,1988)。实际上,时相和情状是对时间模型的一种简化表达。每种情状类型都可以在时间模型上找到对应。

Vendller(1967)把情状类型分为四种。依邓守信(1986)的阐述,它们在时间模型上对应为:

完结: 动作达到了目标,有内在终点。模型上为 Y,不及后。

达成: 一种状态的发生或变化,按照邓的解释在模型上应为 XY 合一,及后。

状态: 只表明一个情况的存在,某种程度上恒久不变的现象。模型上为无 X 无 Y,即 B1。

活动: 纯粹的动作过程,有其自然的起点和终点。模型上为 X 到 Y 全程。

3.2.2 汉语情状的分类研究工作已经做了不少。各家所用标准、具体结论都有不相同。试与时间模型比较如下:

(1) 马庆株。着眼于动词。以[持续]、[完成]、[状态]为分类标准。所得共四类:

Va(死),[+完成],[-持续]。此为瞬时事件,模型上 XY 重合。

Vb1(等),[-完成],[+持续]。模型上 XY 之间一段。

Vb21(看),[+完成],[+持续],[-状态]。模型上为 X 到 Y 全过程。

Vb22(挂),[+完成],[-持续],[+状态]。模型上为 Y 且具有及后性。

马庆株未讨论关系动词,如“属于、等于、是”等,因为这些动词都不能带时量宾语。但此类动词带上关系宾语后所形成的“关系情状”可跟时间模型上的 B1 对应。

(2) 陈平。着眼于全句,但不包括时态成分。以[静态]、[持续]、[完成]为分类标准。所得共五类:

状态,[+静态]。模型上为B1,或者XY之间一段(静态)。

活动,[−静态],[+持续],[−完成]。模型上为XY之间一段(动态)。

结束,[−静态],[+持续],[+完成]。模型上为XY之间一点直到Y。

复变,[−静态],[−持续],[+完成]。模型上为Y,具有及后性。

单变,[−静态],[−持续],[−完成]。瞬时事件。模型上为XY重合。

陈平的论述和举例比较乱。这里说的时间模型特点只是根据三项标准套用的。

(3) 邓守信。着眼于全句。用动态助词做标准。所得情状共四类,跟Vendler一致。

(4) 郭锐。着眼于动词。所得情状共有五类。用六项标准。本文解释为:

“无限”:模型上为无X无Y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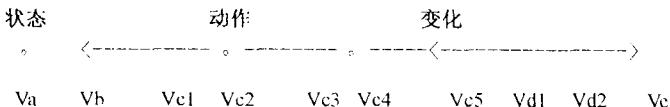
“前限”:模型上为有X,无Y。

“双限”:模型上为有X,有Y。

“后限”:模型上为无X,有Y。

“点状”:模型上为XY重合,有及后性。

郭锐对动词的过程结构分析得很细致,但是他最后归纳出下面的“逐渐过渡的连续统”:



这个图完全抽掉了时间因素，并不是时间轴。用以表示动词语义倾向非常成功，但郭根据这个连续统说戴浩一把汉语动词分为“状态”、“动作”、“结果”是“有道理的”，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
### 3.2.3 时相“四分说”的优越性

根据时相结构划分的情状类型有“四分”(Vendler)、“三分”(戴浩一)和“多分说”(如英国的 R. Quirk 分为十一类)等等的不同。比较之下，四分法似乎更加容易被认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前文曾经分析了四分情状在时间模型上的对应情况。不难看出，四分法的实质是：无 X 无 Y，X 到 Y 全部，Y 不及后，XY 合一并及后。每一种类型都牵涉到 Y，即以事件的“完成”时间为基点，向前或向后做合乎逻辑的变化。

戴浩一的三分法取消了“达成”和“完结”的区别，及后与不及后的重要对立就此被掩盖了。因此，三分法不及四分法可取。

## 4. 汉语时间系统若干讨论

4.1 先按照陈平的时间系统三元结构理论说明一个总的看法。

(1) 时相：“汉语时相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？”“它跟语言时间模型的关系如何？”这些非常基本的问题，学界还无一致看法。可以说，汉语时相研究极其薄弱，需要加强。

(2) 时制：也许只有“-来着”、“-的”勉强算得上是表时的语法标记(二者均表“已然”)。

一般情况下需要用时间词语表示时制。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。

(3) 时态：通称“时体”。学界对汉语时间问题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时体上。

“时体”研究，主要涉及到时体类别和各类时体的语法意义。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我们认为，如果可以把时体标记限制为有限的几个(“着”、“了”、“过”、“起来”、“下去”和“重叠”)，那么实际上

现在就可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。(详见下文 4.3)

然而,“现代汉语系统全貌,目前还远未为人们所认识”(陈平,1988)。我们认为,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:

- (1) 我们对人类语言时间模型所知甚少;
- (2) 我们对汉语时间系统的构成还不十分清楚;
- (3) 我们对汉语时间系统的各部分协同运作的机制没有研究;
- (4) 汉语中表达时间概念的因素不但多,而且大部分是非特定的语法化标记,甚至语用因素也很要紧,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格外复杂。

#### 4.2 汉语时间系统的参与者

汉语表达时间意义的成分很多:(1)词汇;(2)某些结构,如“是……的”; (3)准语法标记,如“-来着”、“-的”; (4)语法标记: 动态助词“着”、“了”和“过”; (5)重叠形式; (6)语用因素。语用因素作用之大令人吃惊,人们经常会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句子是否合格而争论不下。

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动词。很多人证明,动词跟情状类型有某种对应关系。那么能不能把情状类意义看作是动词的语法意义呢?当然不行。

#### 4.3 “着”,“了”,“过”对立的实质

动态助词本身并不具备时体意义,只是协助表达时体意义而已。理由是很多情况下这些助词可以用其他词语来替代。

- (1) “着”。在时间模型上它所依附的事件涉及两种情况:
  - a. 单一事件  
XY 之间一段,不含 X, Y。不同的动词加上“着”,分别构成“进行体”或“持续体”。
  - b. 两个事件  
E1E2 相接,前次后主,E1 加上“着”构成“伴随体”。

(2) “了”。时间模型上,“了”依附的事件有:

a. 单一事件

从 X 到 Y 之间任意一点。作用在于指明事件发生,而且及后。若无某种时间范围限制,则其语义指向说话时刻的“现在”。

b. 两个事件之间

E<sub>1</sub>E<sub>2</sub> 无论相接还是分离,“了”总是使 E<sub>1</sub> 延续或者影响到 E<sub>2</sub>。

以上两种情况下,“了”总是附在已经发生,即“实现”的事件后面,并且使事件延续或影响后来。可以说,“了”的关键特性是“及后性”。所以说,动词或动词短语带“了”一起构成“实现-及后体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“了”在句子中的特点:“了”的“及后性”造成它在语义上总是需要一个时间支点,或称“有界性”。若没有恰当的时界,它就指向说话时刻的“现在”(竟成,1996)。

(3) “过”。时间模型上总是依附在某个事件后面,占据的是 Y 点。“过”跟“了”的根本区别,就在于“过”具备“非及后性,终止性”。

动词带“过”构成“完成-终止体”。

4.4 关于“起来”、“下去”。对于这两项是否属于典型的语法标记,尚有争议。

“起来”。时间模型上指 X,或者就是 Y,是为“起时体”。

“下去”。时间模型上指从 XY 之间某一点向 Y 延伸,但是不到 Y,是为“延续”。

#### 4.5 关于重叠形式

重叠形式是“相接”的两个事件的特例,即 E<sub>1</sub> 和 E<sub>2</sub> 同质。朱德熙、左思民认为重叠的语法意义为“时短量少”。

#### 5. 关于动态助词语法意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

动态助词(主要是“了”)语法意义研究中有两种常用做法:“从分”或者“从合”。总体上“从分”的做法似乎更占优势。既要

“从分”，就必须全面考察其分布，从不同用法下句子意思的细微区别中提取出种种语法意义。在这方面，金立鑫所做的工作尤其突出。

我们认为“用法”（“句子的意思”）跟“语法意义”不应该混淆。以“了”为例，赵元任举出七种用法，对外汉语教学界四位女学者编写的《汉语语法难点释疑》中列出了十一种用法，而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更是列出八大项至少二十多种用法。显然，不能就此说“了”有同样数量的语法意义。在我们看来，“了”的语法意义很简单，就是上面提到的时体意义，即“实现-及后”。同时，它跟其他动态助词语法意义的界划也是很清楚的。至于其他种种意义，都是由别的词汇因素、语用因素等造成的，跟“了”字了无关系。如：关于“V+了”就有“表开始”和“表结束”之争。但其实无论“开始”还是“结束”都跟“了”无关，只跟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。

## 参考文献

- 陈 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 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
- 戴耀晶 1997 《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》 浙江教育出版社
- 邓守信 1986 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 《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》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
- 金立鑫 2002 词尾“了”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 《世界汉语教学》，第1期
- 2002 词尾“着”“了”“过”和句尾“了”时体意义的对立及其句法形式的对立（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）
- 竟 成 1996 汉语的成句过程和时间概念的表达 《语文研究》第1期
- 郭 锐 1993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 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
- 李訥等 1994 已然体的话语理据 《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》
- 李铁根 2002 “了”、“着”、“过”与汉语时制 《语言研究》第3期
- 李向农 1997 《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》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- 刘勋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“了”的语法意义 《中国语文》第 5 期
- 刘月华 1983 《实用汉语语法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- 吕叔湘 1981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 商务印书馆
- 马庆株 1981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 《中国语文》第 2 期
- 马盛静恒等 1992 《汉语语法难点释疑》 华语出版社
- 赵元任 1968 《汉语口语语法》 商务印书馆,1979
- 左思民 1997 《现代汉语体的再认识》 上海师大博士论文